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
第九十八回 孫兵部回朝到案 包龍圖勘斷群奸

詩曰： 罪惡滿貫是龐孫，枉有前時扼佞權。

奸黨瓜連同敗露，龍圖勘斷罪推原。

當下張忠聽了苗顯說招親之言，便說：「既蒙過愛，且待下官建立了府衙，再作此事便了。」苗顯大悅。蕭天鳳說：「如此媒人，喜酒多吃數杯的了。」眾英雄正在談笑間，忽聞報道：「天波府差人來請千歲同列位老爺。」原來這是余太君的美意，備了酒宴，相邀列位英雄將士。狄爺與八將一同前往赴宴。太君著令玄孫文廣奉陪，楊府中又有一番熱鬧。當時，又有眾王侯大臣各個陸續請宴。狄千歲領的領，辭的辭，勞勞頓頓，又□餘天。

兔走鳥飛，光陰迅速。孫秀到京後，將他囚禁天牢，致差回復聖旨。是日，包龍圖奉旨審問，回府即日升堂。排軍帶出眾犯，王驛丞已先喚到，包爺詢問禿狼牙。這禿狼牙口供，與前日聖上跟前一樣，包爺喝他退下。又傳王驛丞。前時，包公在遊龍驛已知王正是好人，今日問問口供，無非證實龐洪之罪。便呼：「王正！你是遊龍驛，也食朝廷的俸祿，如今聽了龐國丈的計謀，把狄王親陷害，受了國丈多少賄賂？須當說明，招認上來！」王正的主意早已定了，暗想：「國丈今番料不能逃脫，我今不怕他再起波瀾，須當將情透白，何容遮瞞！」便呼：「包大人在上聽稟，從前狄千歲到驛之時，卑職焉敢輕慢？以後，太師爺連發書一□三封。要卑職擺布千歲身亡，許升我一個正印官，七品之職。斯時狄千歲乃大宋保護江山的得力之臣，焉可將他暗害了？是以卑職亦不貪圖想升這七品官，情願我王正不活，抑或棄官逃遁。倘大人不信卑職之言，現有狄王親可以對質，望大人參詳！」包爺說：「這□三封書如何在？」王正說：「來書多是龐府來人帶回，卑職那裡有字留的？」

包爺又喝退一旁。又挪孫秀上來，左右答應一聲，登時綁上，推撲在地。因他有罪欺君，故以如此。包爺呼聲：「孫秀！想你身為司馬，厚享國恩，不思報效，屢次暗害狄王親，到底與你有何仇怨？且從實說來！」孫秀說：「包大人，念下官身為司馬，一點丹心報國，並不曾暗害狄王親。大人勿聽旁人讒言，無憑無據，冤屈了下官。」包爺喝聲：「胡說！若是他人說話或者假的，這封書是何人筆跡？你且看來！」即將書丟下。孫秀一看，頓覺呆了，暗自說：「這封書乃我上年在雄關寫的，差人送與岳父，要把這冤家算計。豈知這年老糊塗如何落到包黑子之手？今日叫我怎生推說？」便說：「包大人，這封書不是下官親筆，大人休得錯疑。」包爺喝道：「此書在你岳父書房搜出來，真名實姓俱在，你還抵賴麼？」吩咐：「夾起來！」孫秀說：「包大人，下官求你開一線之恩。乞看同朝之誼，何苦如此認真的？」包爺喝道：「你要做好奸欺君賣國，若念同朝之誼，一殿之臣，也該不生屢害狄王親之心了！倘若留你，就要砍折擎天柱，我主江山付與西遼了！你翁婿串通一黨，喪盡良心，全不思報國君。你可知本官斷不以情面相容的。縱然王親國戚，不在我心頭。究竟如何你須要老實招認的。」喝聲：「快將孫秀夾起！」這孫秀從來不曾受過苦楚的，那裡經得夾棍之刑？忙叫：「不要行刑，待我招說便了。」包爺聽罷，命鬆去夾棍。孫秀說：「大人，只為前時平西王之父狄廣與下官父親結下冤仇被殺，所以犯官欲報父仇，屢屢圖害狄王親。從前只望他戰死沙場，豈知又被他征服西遼。自料不能下手，是以傳書與岳父，擺佈於他的。」包爺聽了怒道：「好奸臣！因著宿怨，不顧輔主。枉你身為司馬，道理全無，立心不善，名穢千秋！」罵得孫秀無言可答。包爺要他將口供寫上，又詢他私通外國，放進禿狼牙。孫秀說：「大人啊，這也是冤枉的，只求大人明察才好。」包爺說：「你又抵賴麼？若不私通外國，如何放進禿狼牙進關？你還不講真言說明麼？」孫秀說：「包大人，前番官一到雄關，犯官也要盤問。他說，奉了狼主之命，進貢上邦天子。犯官即以為真，是以放進這禿狼牙，如今現有番官可對。私通外國，果是冤屈，疏失之罪，犯官願承。」

包爺吩咐退開一旁，取國丈上來。如今不必前時，兩旁無情漢，將這奸臣一推而上，曲跪丹墀。包爺呼聲：「國丈，因何你私通外國，圖害功臣？不要含糊隱諱，須要實言招供的！」原來龐洪早已立下主意，心想：「判官分斷，可以強詞奪理。這黑子厲害非凡，料想抵賴不得，況且禿狼牙口供實招，贓物搜出，並有私書為憑，若要抵賴，反吃他刑法之苦。受了刑法仍要招的，不著說明，省得受刑。」國丈一到堂，便低頭叫聲：「大人，這原是我犯官之差，見識全無，屢思陷害狄王親，受了西遼禮物，說明不是真旗，奏知聖上，好歹殺了狄青。」龐洪說到此間就住口了不言。低頭細想：「這樣事情乃是孩兒飛虎苦諫於我，所以自己不便奏聖上，進內通線於女兒。今日若說來，連累親生女兒了。」包爺看見，喝聲：「你想什麼機關，不說下去？快把真情透說來，本官才不動刑的。」國丈說聲：「大人，這是犯官貪了西遼禮物寶貝，奏明聖上重新驗旗，要把狄青處斬了。」包爺喝聲：「胡說！從前你並無啟奏天子的，乃是你做黨蒙君，你女兒陳奏的，本官記得清清楚楚。你敢推脫女兒，希圖自己一人抵罪麼？」龐洪一想道：「如此不得強假了。」便呼聲：「包大人，犯官若自己陳奏天子，猶恐天子動疑，所以入宮通線女兒，要他奉明天子，害了狄王親。豈知又害不成。問罪遊龍驛中，暗通王正，連發書一□三封，方得狄青中害身亡。後來又被包大人救活他。如今句句真實，並無一字虛言的。萬般也是犯官所為，伏乞大人開恩，放鬆一命！」包爺聽了，搖頭說道：「你欺君誤國，屢次陷害功臣，貪賊賣國，深負君恩，不顧朝廷，希圖私己。今日奸謀敗露，抵賊一刀兩段，何必畏死貪生？你真禽獸不如也！」當下，包爺對著龐洪痛罵。龐洪又呼聲：「大人，如今犯官痛改前非，永不再犯了。求念一殿為臣，筆下超生，感恩非淺了。」包爺冷笑說：「如今來不及了！縱然本官容情與你，只恐聖上不依。正所謂『馬行棧道收鞭晚，船到江心補漏遲』，本官且問你，到底你與狄王親有何甚冤仇？明明說與本官知道！」龐洪說：「與他也無甚冤仇，只為前時考武，他傷了王天化，我女身亡了，女婿孫秀與他有冤仇，是以屢屢同謀，將他擺佈。豈知謀害不成，這冤仇越結越深了。今求大人筆下超生，得歸故里，足感深思。」包爺說：「只要你畫上招供來！」

又傳手下帶上王仁，喝聲：「你因何前往龐府去通藏贓寶？」王仁終於不肯招供，即將夾棍夾上了，痛甚難當，登時死了還魂，抵受刑法不起，只得將實情稟知。包爺說：「鬆去夾棍抄指，將供寫上！」眾犯奸臣，一齊收入天牢去了。吩咐退堂。有夫人說：「相公哎，方才此案情由可審斷明白？望相公說與妾得知。」包爺接過茶一杯，將情由細細說明。夫人聽罷，長嘆一聲說道：「龐洪作惡過多，方不能逃脫，兩次三番計害狄青。如今畫虎不成，反為狄青害了自身；又來私通外國，罪大如天，只落得當朝一品，做了犯人。天道報應不差，焉能草草可混濁的？」夫婦言談一會，天色尚早。是日，包龍圖進口書房內，仔細將幾人之罪，依照國法，細細議實。又備了本章一道，待來日奏復聖上，但不知如何除得眾犯人。欲知詳細，且看下回。正是：

試看此日諸奸佞，方見今朝盡網羅。